

病中偶得

□彭广军

上周三晨起练完拳，照例是汗湿全身。早餐后觉得左腰有点儿胀，活动下仿佛又轻松些，就没太当回事。可随着时间推移，疼痛已像大山一样迎面扑来，很快难以招架了，弄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，趴着也不行，蜷缩身子依然疼痛难忍。由腰部连带小腹一起发作起来，以致手脚麻木，几乎不听使唤。

我知道无法忍下去了，挪到电话旁，用回拨键请一位同事陪我去医院，朝夕相处的同事一时竟然没听出我的声音。

他飞奔而来，扶着我去单位旁边的医院。接诊医生恰巧也有同事之道，他一看就知道这是肾结石犯了，立即给我办理住院手续，并“借”两盒药让

我缓解疼痛。我弯腰弓背将身体姿势不断调整依然疼痛不止，即便躺倒病床也是如此，病区医生又让护士推了一针止痛针，疼痛渐止。而陪我看病的兄弟早已是奔来窜去累得大汗淋漓。经过CT、验血一系列检查，确定是左肾结石，需要微创手术碎石，而且次日上午便做。

一整夜醒醒睡睡，睡睡醒醒，根本睡不踏实。心里浩茫连广宇呀，想的都是自己心的事儿。一早起来，看着窗外阳光，心情有点儿复杂……忐忑忐忑到了上午十点，护士通知说术前针，等会儿手术室会来接你。还开玩笑说是“专车”哦。可我依然没有半点轻松。

被推往手术室，静谧而白色的环境，连空气颜色也是纯白的，而我心儿似乎浮在虚空，

没着没落的，医生护士的对话在麻药的作用中变得飘飘渺渺。抱着听天由命、顺其自然的心态，在麻药的作用中渐渐沉睡……如此一直被送回病房那段时间变成了我记忆的空白。亲友在耳旁陪我说话，让我保持清醒，儿子拿来指甲钳帮我修剪指甲。蒙蒙眈眈中我似乎跟他们有交谈，但说什么却了无印象。那时，说话或是种本能，仅仅说话而已。

微创碎石只是个小手术，但在后来几个小时的静卧中让我想到了许多问题，关于健康、疾病、生活甚至生死等平常不想、不愿意想、懒得想，或者浅尝辄止、蜻蜓点水想一下的诸多问题。

人生什么最重要？在平常或许会有不同答案，但人被病

痛折磨、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健康。当手握健康的时候，几乎很少有人去关注、重视它，尤其是一直没有生过大病的人更是觉得有大肆挥霍的资本，更愿意相信疾病距离自己还太过遥远。而不会想到世上根本就没有不生病的人，当然也不会有长生不老的人。生病与死亡，大约是人们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，然而它们几乎就是生命相依相伴的同行者。

知道疾病是必然的，就不要怕疾病，这当然不是装作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。用讳疾忌医的态度对待疾病，只能集小成大，将简单拖成复杂。套用一句话来说，必须在战略上藐视，在战术上重视之。

然而，人们常常会好了伤疤忘了痛，我也在其中。

微观



想见你 洪艳

年初在上海。去往酒店的地铁上，看着地图，突然发现陌生又熟悉的地址，就在酒店附近。陌生是因为十几年都不曾想起过这个地址，熟悉是因为，2000年前后往这个地址写了很多信。那几天坐地铁，看着上上下下的人流，忍不住多看几眼，回忆着记忆深处的面孔，想象着分别快20年的他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。

1999年国庆节的一天，身上揣着单放机，骑着车听着歌。突然发现前面的某个背影很像他，可惜一个红灯挡住了追逐路线，只能看着背影渐渐消失在人群中。停下车才发现心跳骤然加快，耳机里正放着“想见你，没有你，城市再炫也没意义，热闹的全都是你的幻影”。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。那时和他一别已过三个月，幻想着这个背影，是不是他来找我了。

如今偶尔穿梭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，我会想起这首歌，期待着下一秒也许会有奇迹发生，而我们只是互问一句：“你好吗？”

舍得放料

肖玉峰

我喜欢隔三岔五到一家小面馆吃碗面条当早餐，这家开了6年多的小面馆门庭若市，原因是“佐料多，任你放”。汪曾祺先生的小女儿汪朝说，他父亲做的“打卤面”很好吃，秘诀是“要舍得放料”。

我喜欢在面中多放一点蒜泥、少放一点香菜末和青椒丝，再加一点香醋，在那儿吃面是一种享受。遗憾的是，这家小面馆离家很远，所以没有空闲时间，我就在小区门口的面条店“将就将就”了。就佐料而言，这里没有蒜泥，没有香菜末，没有鸡精，也没有青椒丝。有一回，出于关心，多嘴的我向老板建议：要想生意旺，多种佐料要跟上！

结果让我大失所望，一种佐料也没有增加。现在，我宁愿在家吃稀饭，也不到门口的面店去吃“味道平平”的面条了。或许，老板已经满足现状了，不想把生意做大了，旁人干着急也没用。

七夕节

马云龙

吃过晚饭，老公洗刷完毕，拿起手机看着说：“七夕了，要不咱也学学年轻人，过一把情人节？”我说：“有啥劲呀？老夫老妻的。”老公说：“找找咱俩当年谈恋爱时的感觉，给咱们以后的日子调整一下思路和方向……就是你模仿你第一次来我家时的样子，温柔体贴，小鸟依人，抢着下厨去做饭，吃完了你抢着去刷碗、拖地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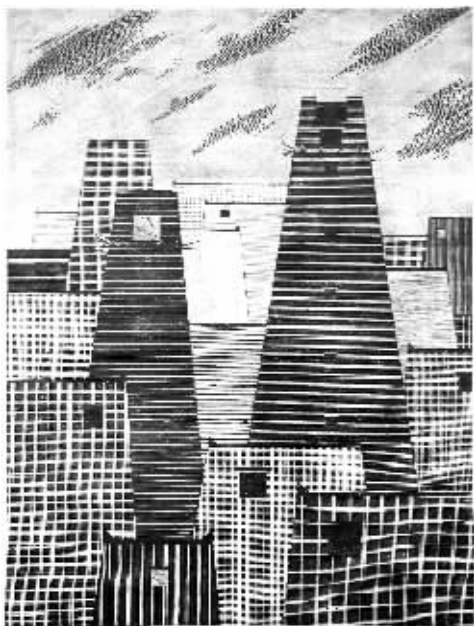
我点点头，问：“然后呢？”老公瞪大眼睛：“还有然后？”我说：“当然！然后你就带我去逛了高档服装店和首饰店……”老公顿了顿，说：“我又想了想，这节吧还是不过的好——想想都累得慌，干吗放着省心找麻烦呀。”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2@126.com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274号



《羌族山寨》黑白木刻 盛海波

街巷速写

□王慧琪

家门口的一间发屋。老板娘给我的头发刚剪到一半，手机响了，忙不迭去接。没听完两句，调门儿变高了，叽里呱啦地一顿数落，一听便知是在熊他开出租车的男人。说的事倒不是他犯的，是老板娘自己的侄儿。原本在家乡的县城开过几年车，后跟过来了，让她男人带着。省城交规复杂得多，小家伙老犯晕。今儿个本本上的十二分全被扣光了，让明天参加大循环。这不，给老板娘汇报来了。老板娘听了气不打一处来：谁让你上回逞能：把侄儿本上的六分全给了朋友做人情？这下好了，几千块没了！

撂了手机，气还没消，又对我叨了半天：大循环一学就是七天，缴公司的钱还一分不能少——尽倒贴了。说着把她大夏天里还戴着副护膝的腿，狠狠敲了几下。老板娘也才40岁出头，干这活快二十年了。

天气热得泼一盆水在马路

上立马就腾起一团烟来。不大的小饭店居然就没想到装空调。天色已渐渐暗了，恁是没人来光顾他的龙虾生意。

背上有一块文身的老板，赤着膊坐在门前小矮凳上，一只脚百无聊赖地搓另一只脚的脚丫，塑料拖鞋被他踢在了蛮远的一块砖上。

不远处一所小学门口。下午三四点的光景，已排了很长一支队。大多是六十开外的老人，又以老太太居多。天天在这儿碰头，基本都面熟了，他爷爷她奶奶地叫着，东拉西扯地说一通闲篇。虽也有点树阴罩着，但汗还是一个劲地往下流，来不及擦。

儿女们都在外头忙着哩，这一类琐碎的事儿也就顺理成章地让一帮子闲人担了。不一会，那红红绿绿叽叽喳喳的鸟儿便成群结队地往外来了。

老人们开始竖起脖子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自己熟悉的那只鸟，等他们扑过来。

——每天都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样的场景。直到有一天那鸟儿长大，从他们身边飞过。

记梦

□欧阳科谕

子夜时分，宁静，幽暗，慵散、温暖，我沉沉酣睡……

忽然眼前，星星点点，闪闪烁烁，一幅大幕徐徐拉开……

蒙眈中，风华正茂的我，微笑着，站在讲台前，一手拿着课本，一手握着粉笔，对面前坐着的孩子们说着什么。一张张似曾相识而又辨认不清的稚嫩的脸，前前后后时不时的举起手，忽隐忽现……

蒙眈中，似乎感到太阳斜了，天边残留着一抹红光，一群少男少女簇拥在我身旁，大家的目光好像聚焦在我手上摊开的作文本上，叽叽喳喳的，好不热闹，弄不清楚在说些什么……

开学综合征

□付朝旭

离开学的日子越来越接近，女儿这些天情绪也有些反常，只要是一对她提起上学的事情，她便很不高兴。

我问她作业做了没有？女儿反驳说，作业做不完，老师能饶了我吗？她的话语中明显地带着不满的情绪，当再问到她是否准备好了文具时，她的不满情绪就更高了。她说：“妈妈，这两天你能不能不要总提开学的事情，这个暑假，我一直都在忙，还没好好过个假期，又要开学了，我一想到这些心里就烦。”

她这样一说，不由得让我的火也跟着起来了，我说：“这上学原本就是你学生要做的的事情，你不上学，难不成想去社会上当小混混？”还没等我说完，女儿说：“我又没说要去当小混混，我只是说这两天别提行不？”那天为了上学的事情，我和她吵了起来，先生

见此情形连忙将我拉到了房间里。

他说：“她现在的心情其实应该能够理解，你想想你小的时候，每到开学的时候，是不是也会这样无端地烦躁？”细想他说的这些话，也不是没有道理，那时的我也和女儿一样，每到开学的时候，心里就会有对假期的不舍和对新学期的一种莫名的焦虑。

在接下来的几天内，我不再对女儿提及开学的事情，也不再多问她作业完成了没有。我发觉我这一不问，女儿倒有些着急了，拉着我外出买文具，还说准备在新学期内做一个各方面都优秀的好学生。看来先生说得没错，已经十二岁的女儿，已然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有的时候父母过分地唠叨只会让她陷入到烦恼之中。如今女儿的开学综合征已经治好了，现在的她正满怀信心地等待着开学的那一天。